



■在電影《街舞狂潮》中的年輕舞者們。

■阿倫跳舞時自我陶醉的樣子。



■這就是一直在拍電影過程中鼓舞阿倫的導演蘇哲賢。



■阿倫早前來香港宣傳時，抽時間到漫會大學跟跳舞學會會員一同跳舞。

彭英倫

掀起華人街舞潮

2010年11月20日，在台灣第47屆金馬獎頒獎禮中，一部關於台灣街舞舞者的紀錄片《街舞狂潮》榮獲最佳紀錄片獎。還在軍中服役的80後導演蘇哲賢，忍不住在頒獎現場大叫，而主角之一、36歲的彭英倫，幾乎是連跳帶滾地翻到舞台上。

「我那時跟他（蘇哲賢）說，我們在金馬獎上見。不可思議，我們的夢想都實現了。」阿倫（彭英倫）說到激動處，忍不住豎起右拇指，握拳捶了左胸幾下。

文、攝（部分）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在香港見到阿倫，發現他的髮型已從電影中那個金色爆炸頭變成黑色短髮，但仍保持向上挺拔的態勢。穿著襯衫和西褲，乾淨而有些斯文，街頭熱舞的不羈和鬆散不再。「現在的形象比較社會性，雖然我還是希望能特殊一點，但我真的熱愛跳舞，必須要得到更多大眾的認同，才能走得更遠。」

導演蘇哲賢曾形容阿倫是一個孤獨的舞者。「舞蹈生涯的旅途上似乎沒有太多長期的夥伴。」那時阿倫已34歲，算是街舞界中的「高齡青年」。這種孤獨感在電影中，是他首次遠赴巴黎，參加國際街舞大賽首輪淘汰後的落寞，是第二次攜同齡同伴再戰巴黎，因兩人的志趣迥異而再次敗走麥城的無奈，電影末尾，他帶領了一幫未滿20歲的小朋友第3次勇闖巴黎。

「大家都太緊張了，運動也不夠，海選的時候還是被淘汰了。」電影沒有交代他的失敗，他卻還要試。「下次想帶一些內地的小朋友去殺殺看，出國對他們很遙遠，我想幫助他們爭取多一些機會。」

跳舞令他的人生和性格發生改變，他想讓那些迷茫無助的人，都能從街舞裡尋找到自我被肯定的驕傲。

從夜店走出來

阿倫本來可以進演藝圈，卻選擇過「邊緣化」的街舞舞者生活。

他16歲時組街舞舞團「八百龍」，1年後亮相電視綜藝節目，還贏得台灣區街舞比賽冠軍無數。在男孩組合盛行的年代，更灌錄了人生第一張Hip Hop男孩樂團唱片「The Party」，並擔任領隊。杜德偉、李玟、張惠妹等明星演唱會，他從伴舞做到編舞助理，卻對演藝圈興趣闕如。

但作為街舞舞者的負面衝擊，他從未少挨過。「以往大家在電影裡看到的街舞，是打架後去夜店療傷，有點酒精有點毒品。」「所以在那個環境，你怎麼做都不會得到家人的認同。父母會說，幹嘛要穿那麼寬的褲子，為什麼要刺青，從頭到腳掃描你。」

他最初也是在夜店接觸街舞，那時他還在念中學，跳課、打架，無心向學，卻發現嘻哈音樂和舞蹈最能表達自我。「我有段時間覺得這個社會不了解我，所以待在黑暗的角落，比較封閉。」

電影是從阿倫的個人改變開始跟蹤拍攝的。「走出夜店，就覺得有些意義被點燃了。」他看到一方面大眾對街舞充滿誤解，而另一方面，愈來愈多年輕人不斷地湧進這個世界裡讓壓抑釋放。

「一開始想法比較單純，就是想多看一點國際舞蹈的狀態，也希望讓大家看到更多國際趨勢，於是就提出出國進修，同時做國際交流。」他一邊在網絡上關注國際頂尖舞者的行蹤和表演活動，一邊籌備經費出國取經，甚至自掏腰包舉辦推廣和交流活動。

都是生活的鬥士

「很多時候，我拿着計劃書站在大公司的門外，寒風刺

骨，苦苦等候，希望老闆能看一眼。有些老闆聽說我是去出國跳舞，都覺得我在開玩笑。潑冷水當然很難受，可我像一個業務員，不屈不撓。」

然而電影的拍攝過程中，真正鼓舞阿倫的，是身材瘦小的導演兄弟。他得意地跟記者說起自己如何在巴黎多次挺身而出保護導演，左閃右避，讓攝影器材逃離小偷的神手，以及如何憑着幾句簡單的法語「擊退」黑人兄弟的圍攻。「他有幾次拍我拍到手發抖，因為沒有吃飯，嘴唇都是白的，他騎的摩托車的排氣管就拖在地上。後來他才跟我說，他快1個月沒有睡覺了。」

「我很感動，我就對着攝影機另外一頭的他說，兄弟，你要撐下去。我感覺我們兩人的命運就是隔着一台機器。他看到我，也替我難過，而我看到他，我就想，導演，你要撐下去啊。我們都是生活的鬥士。」

為了協助拍片的順利進行，阿倫有意識地積累多一點出國的經費，教一些大眾的、淺顯易懂的課程，比如，教金融公司的職員跳減壓操。電影中記錄了這樣的場景，卻產生了意外的幽默效果，原來那些辦公室的男女白領因為跳舞時間有限，沒有換上寬鬆的衣服，全部穿著職業裝跟着阿倫扭動着僵硬的肢體，疲憊、面無表情的臉上，偶然因為看到鏡中同事或自己的拙態而發出尷尬的笑聲。「我當時沒太注意這些細節，只要你想跳，我就帶你跳的那樣。結果看畫面時，才覺得好有趣，原來這樣都可以跳。」

鏡頭中的阿倫，不是隨時注意耍帥的自戀狂，而是穿着拖鞋也翻來滾去的認真舞者，這也讓他看到了一個不知道的自己。「原來也可以獨立地完成很多事情。」比如三次直闖國際街舞比賽的舞台，第一次讓華人的面孔出現在西方人面前，從默默無聞到獲得全場掌聲，又或是一手一腳舉辦國際街舞工作坊，讓年輕舞者感受最新的趨勢，為了接到國際評委不惜在機場苦等數個鐘頭。

街舞要求包容

不過，最讓阿倫興奮的，是電影公映後帶給他的新變化。「我從一個只會跳街舞的圈圈，到了另外一些層面。以前不知道跳街舞可以參與電影，以後也許會嘗試製作，做活動的承辦企劃，也有一些創意的發想。」

阿倫現在還是一名街舞老師，但學生來源卻廣泛得多，涉及保險業、科技業，甚至美容業的從業人員。「保險業是希望我幫他們衝業績，因為我給他們的感覺是跳到贏為止。科技業是讓我幫助他們泄壓，而美容業找我，是幫助他們維持身材。」從沒想過街舞的精神可以這般運用，他覺得一切不可思議，也更堅信跳街舞的意義。

家人對阿倫終於有了正面的認可，儘管他交往14年的女友仍在為他的狀態擔憂，他卻將目光從台灣擴大到全世界，讓華人在國際舞台上被看到。他也一直在爭取上內地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機會。「這次上了四川的網絡春晚，希望下一步能更全面性地被看見。」

他的偶像之一是成龍。「就是當你說不的時候，我偏要做。」功夫也是他的最愛。只不過和功夫不同的是，街舞並不是要尋找敵人，而是要求包容。

微語錄

微言大義，或是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（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）

卓韻之（香港媒體人）：

（有感亂寫）我們總是選擇自己懂得做的事，而避免自己不懂得的。其實我們不知道的比起已經知道的更有意義。嘗試做自己不理解的，是一種發掘、開墾、成長。成功的話，很好，失敗了，也很好；嘗試本身不就是好事嗎？「嘗試」能讓人重新認識一件事，我一直以為自己懂的東西——自己的極限。26

周立波（單口相聲說書人）：

如果痛苦是快樂的成本，那麼快樂就是痛苦的利潤了！如何以最小的成本，獲取最大的利潤？感恩與善待即可！26

茅于軾（經濟學家）：

市場經濟是這樣一種制度，當每個人都為賺錢努力時，他不知不覺地就為人民服務了。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實現財富的創造原因就在此。想賺錢，就得為人民服務，在賺錢的同時人民得到了服務。當然，賺錢要守法，不可做假買賣。賣方都想提價，價格會不會太高？不會，因為有需求在限制。26

簡永楨 旅行為人生補遺憾

本來一次短暫的南美洲旅程，卻再次引發有關2012年末日論的討論，這對於歷史愛好者及收藏家簡永楨來說，是旅行之外的gossip。幾個月前，他去南美洲公幹，順道去中美洲的瑪雅古城遊歷。回來後，上月底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交出了「瑪雅謎團攝影展」的功課，是他用Leica M9拍攝的作品，但能讓廣大的香港市民一睹神秘古國的今日面貌，才是他真正的用意。

遺跡和瑪雅後代

在開幕禮當天，他特地請來年屆80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、原國家天文台的老專家李競教授，從星體力學的角度，分析未來幾年的天體相對位置的改變，可能給地球帶來的重大影響。同展覽同時推出他編撰的攝影文集《光影謎程：瑪雅文明一瞥》，裡面收錄了劍橋大學學者對瑪雅古曆法的介紹。他還將該書的全部出版收益捐給兒童癌病基金。主業是工程師，簡永楨這位旅行家玩得如此認真。

「瑪雅文化其實和中國文化有許多相似的方面。」簡

永楨對記者說：「比如中國的針灸，原來他們也有，只不過不是用針，而是用仙人掌或者魚骨。」對歷史着迷的他，更不忘拿兩國的歷史演變做對比。「他們在中國處於漢朝時，也十分興旺，但他們最興旺的時候，是在中國的盛唐，後來來了西班牙的殖民者，大約在中國北宋時期走向衰落。」但是，瑪雅人並沒有滅絕，簡永楨的親身經驗再次打破了傳說。他親眼見到了不少已混雜了西班牙等其他種族血統的瑪雅後代。「在墨西哥半島，像危地馬拉、洪都拉斯等，人口大約幾百萬人。」

攝影碰上好天氣，無疑是旅行者最大的幸運。在簡永楨停留的幾日中，難得遇上當地的陽光普照，因而凸現出古老遺跡的歷史味道。鋪滿青苔的斑駁巨石、階梯般層層縮進的金字塔形神廟，甚至天文台的建構與今日的相差並不遠。不過，令簡永楨印象最深的，是當地的貧窮問題。因為當地政府缺乏足夠的資金，瑪雅古建築遺跡一直欠缺良好的維修和管理。「還能看到一些外國遊客搞破壞，到處塗鴉的痕跡。我在那裡聽說一個美國遊客因為在建築物上大膽地塗鴉，結果坐監長達十幾年！」

末日論是飯後聊天閒扯

中南美洲是簡永楨首次踏足的領域，但同樣是歷史久遠的古希臘，他卻如數家珍。2004年與2005年，他分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和中文大學博物館為自己的兩個收藏：古希臘錢幣和單色釉瓷器做了展覽。由於是錢幣展，在兩個多月的展覽期間，吸引了5萬多人參觀。從小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的他，20多年前的一次旅行，開啟了他對古希臘錢幣專題的收藏，從希臘到整個地中海沿岸，包括西班牙、北非、羅馬尼亞等，錢幣的流通路線呈「U」形，年代跨越從公元前600多年到公元31年。

這個背後也有着深厚的家學淵源。簡永楨的先祖是曾在清末創辦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銘石，而於民初捐贈銅鑼灣加路連山土地的簡孔昭，亦是他的先輩。在英國帝國學院修畢土木工程專業後，簡永楨就返回香港



■簡永楨

創業，骨子裡還是有大家族的眼界和視野。

聊起這次瑪雅之旅的八卦，他笑着又說到瑪雅的曆法。「他們發明了3種曆法。一種有一點像我們的陰曆，是舉行宗教儀式和農民耕種時所參照的。第二種就很靠近現在的公曆。第三種是他們經過部落長老一代一代傳授下來的，卻寫到2012年10月21日就停止了，所以很多人

就很驚訝。」

問起他對末日論的看法，他不講神力。「當然希望不要有甚麼事情發生，不過茶餘飯後當成聊天話題，也不乏趣味。」最後他不忘告知旅行瑪雅的小tips。「可以從上海直飛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，不一定要從香港起飛，在美國轉機。」

■文、攝：梁小島